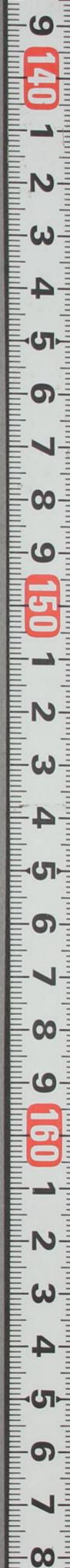


古易斷外篇

文言傳

五

DE 12  
938  
15



938  
15



古周易經斷外編卷三上

日本

新井祐登謙吉 著

男 篤光錫夫 校

文言傳 十翼第五篇

夫子既於象有傳於象亦有傳皆以釋其辭之蘊也然其妙邃多義非盡於此故又述是傳以發揮蘊又蘊示有无盡之義也蓋六十二卦皆是乾坤二爻之爻是故明通乾坤二卦之象義則可知六十二卦之深理與義亦皆如此蓋五色相雜而不亂曰文卦爻之辭一而含弘千種萬義而不紛故此之謂文言也○本義以此

古易斷 外編卷三上 ○文言傳 一

篇置繫辭傳後今案宜在象傳次胡旦胡瑗晁說之皆置象傳次是也但二胡合經傳以為十卷晁氏合為八卷非是呂氏古易朱子本義為經二卷傳十卷者得復古之篇第也○按文言標題解劉瓛曰作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蔡淵曰文飾也言辭也蔡清曰文者釋也言指舊文也象傳象傳已釋其言矣此篇又申釋其言也疏文謂文飾陸氏釋文文言文飾卦下之言也恐皆不足以盡題意竊述鄙見如前云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長上聲下長人之長同幹干去聲

元亨利貞於經則占辭也以四德不可敬說矣夫子于此為天之四德人之性神而說是蘊也四者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源頭出于天而具于人天人合一性善之實處也夫元亨利貞均是善而元為之長萬物資始之神也人受之以為仁仁者統眾善而最先者萬善之長百行之主也此天之元即人之善之長也亨者萬物之通左好右善謂之嘉眾合星居謂之會物至於此莫不嘉美人受之以為禮禮者文質彬彬而世範立焉恭敬之本應接之美天之亨即人之嘉之會也利者萬物之遂裁制中節而物各得其分事各協其宜不見一毫不利而順為者謂之義之和人受之以為義

義與利少有分辨。蓋二人之言皆美。謂之善。善自我謂之義。義制斷之意多。利既遂之意多。義者本嚴。及物各得其制。而遂其宜。則和。故利是義之和也。明矣。蓋上侮下。下犯上。非義非和。相怨相惡。相矯相戾。不可言義。不可言和。上下得其分。願以至昏安昏。悅即義之和也。貞者萬物之成。固守而不遷。一定而不變。物各至於此。莫不成立。故曰事之幹也。幹與幹父之蠱之幹同。能堪事也。人受之以爲智。智者是非明覺之理。守經踐正。應變行權。審思明辨。依道立基。天之貞。即人之事之幹也。王氏應麟曰。貞者元之本。貞下起元。是后來生生化化之根。抵根抵在心。貞固牢立。可依以爲事。

之幹。周公曰。冬日之閉藏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可以發明。貞固之說。夫貞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劉氏元炳曰。乾卦六爻。雖未嘗不兼言人事。而象占渾奧。象傳闕深。小象簡勁。其辭皆即天。即人。未嘗專言人也。至文言首繫乾。元亨利貞。以歸之君子之四德。而因潛惕躍飛亢。以發揮六位之情。則即人。即天。盛德大業。皆從此出矣。○俞氏琰曰。於元亨利貞。不言仁禮智。而於利。獨言義。以見君子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張氏困學記曰。和從義生。本是區處。截然不相陵犯。而人各見爲利。不見爲苦。則此利乃義之利。而利之爲和者。乃義之和也。愚案利爲字也。禾穀成。

熟以刀獲取也。人民得之潤家養親，公然是利。故訓吉訓宜易中之利字是也。夫利也者，所人之易私，故轉用以爲利欲之利。如所謂小人以身殉利之利之類是也。後世專主私利益己之意多矣。利猶貪也。於是或解易者多費語而不快明也。又案集韻云：利古作物。又魏校以物爲利貞之物，以利字爲人欲之利，斷然爲二字。或然乎未詳。○以四德配四時如本義，他可以類推焉。李晁祚言之甚詳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鄧氏元錫曰：天以一氣統四德而大始曰元，人以一性統萬善而

大德曰仁，愚謂體仁言以仁爲體，一身渾是仁也。夫人稟天之元氣而生，天之元卽人之仁，乃吾之命根也。體仁者，中之所存外之所行，莫一事之非仁者。舉吾之身心而恕人之身心，莫一毫之非天理者。萬善之長百行之主在我矣。是以天下雖廣，倫類雖衆，莫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而足以長人禮者，恭敬之起源，辭讓之根蒂。三百三千從此而出矣。未將之誠積乎中，而玉帛鼎俎行乎外，視聽言動中矩，經曲交接適節，是故於其所會无一不爲嘉美，而足以合乎禮也。蓋禮在嘉會之前，嘉會言禮之發行之時也。所謂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意相類利者，遂成也。物者，人也。使物各得其宜。

遂其分願則相悅相安上下不見一不利親踈不見一不和是足  
以和義非義之外別有和也林氏希元曰利者義之和之利乃在  
人天然之利利物足以和義之利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利也義  
之和之和乃在人天然之和足以和義之和乃人所以求乎天然  
之和也貞者素正而固不以外誘易其介故能成物成己是即智  
之事也蘇氏濬曰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一時之利害有所弗  
顧衆口之毀譽有所弗徇必如是而後爲事之幹必如是而後可  
以幹事○首節言四德出於天而具於人此節言君子體此德以  
行之也後之君子法天之道舍易而其何由哉須知易也者是聖

學之極致祕奧夫子垂教于萬世也深矣○日講解義曰大抵在  
天則有理氣在人則有性情元亨利貞理也生長收藏氣也有是  
理卽有是氣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有是性卽  
有是情惟天之理氣全具於人故人之性无一不善易書教人盡  
性而推本於天命正以天人本无二理而人不當以氣拘物蔽自  
遠於天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之能行此四德者體乾之至健之故也故不徒曰元亨利貞  
而冠以乾字乾卽君子二字乾道在我也此元亨利貞卽仁義禮

智也。蔡氏清曰：元亨利貞四字，在文王只爲占辭，至孔子彖傳乃有四德之說。然其所謂四德者，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也。聖人之四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也。至此所謂四德，又只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也。一身所行者其體也。統治一世者其用也。四德无乎不在也。又見乾字所該者廣也。○非固守健德者，則不能勝于人欲之私，勝于人欲然後全乎天理也。人誰无此四德乎？因自喪剛毅堅忍之心，臨正路而不果，時時遠善日日近惡，意。

附記愚案第一節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故或有疑文言

非夫子作者。朱子以爲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朱說隱當。然胡一桂有考註，其說曰：春秋夫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作春秋之前，絕筆於獲麟，蓋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之絕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始爲之傳，由此觀之，謂易有取於左傳乎？抑左傳有取於易也？又況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彷彿其文多出於自爲，如呂相絕秦書，今觀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筆，而穆姜爲人淫慝迷亂，安得自知其過而有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姣等語，決知非出於其口。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文言語，作爲穆姜之言明矣。左氏所引不足爲惑，不得不

辨愚謂庭芳所發明誠覺千載之夢蓋韓子所謂左氏浮誇者亦言此類乎蓋四百八十年来諸家不稱胡說吾從胡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樂音洛

問所謂潛龍勿用何謂也答初爻龍居地下之象也是抱龍德而隱者也龍雖有靈德而未得其時則蟄而不奮潛而无爲寂然養其神恬然應其時毫莫念之起也君子之不遇其時者觀此象以晦其才隱其德守分而无求修道而无望如此則風塵世界壹是

无關身而免與易之責无示乎世之行则无成名之譽乾隆帝曰不以身入世故隱遯於世而无悶不以身殉名故不見是於人而无悶樂則行之行乎時之所當行憂則違之止乎時之所當止愚謂二之之字不同行之之指是道違之之指其時憂謂匪志所樂蓋學問到此固蒂深根操心堅確其孰得而拔之乎此君子之潛龍也又按何謂也三字此是問答格其創出文王於損象而今夫子之文本于此後世文章問答格之祖也蔡氏清曰遯世无悶二句尤重於不易乎世二句樂則行之三句更重於遯世无悶二句此三句明其无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至是而後盡○愚謂

君子看易之象占可以爲身之範則可以爲行藏之基本夫子於此篇示一象通萬事之例爲尤詳後之學者觀此篇可以發明有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也諸家專以聖人之行狀釋易象其義雖通而恐似倒說蓋居則察象中所在之理動則可以燭其所行之出處此萬世學者之通大教也通明鑑也純爲聖德不可膠解下放此○不易乎世一句王弼以下諸註家皆爲不變所守之義按於世教有補故今述其義以備一說凡常人學問其志不篤一有一亡處中流躁心奔競无所守欲蚯蚓而爲飛龍惡知潛龍之志大體其志之所向不爲利則爲名故舉目思售觸耳

思得是故巧媚工阿心計綴奇憂樂皆不由義傳曰身可隱而不可屈道可潛而不可枉然屈以求利枉以需名豈能无愆乎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行去聲

問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答二亦乾畫之一龍也具龍德以居卦之中而正者也故曰正中謂中之兼乎正也非以爻例之中正言據爻例中而不正蓋今當出潛而將躍之時于見而不妄躍是進退有度其正行无過不及者也君子觀此象可以行之

於己夫聖人之道雖廣大不測其實不外乎民生平常言行之間庸言不信庸行不謹是邪念念无不信念念无不謹是誠邪自外入故曰閑誠我之固有故曰存口不妄語身不妄動自是不正不義之无所可犯我矣非致邪之至而後閑防之之謂蓋信謹躬行之餘善及一世而不自伐伐則喪心德矣斷斷而不止則至德博而化俗乃可謂學成德極已矣李氏過曰聖人之學正心誠意便是治國平天下作用誠存則不徒善其身而且兼善一世矣乾隆帝曰天下薰其德而善而其心猶不自滿也何伐焉蓋至於德博則大而化之之謂神正己物正且不自知其然而然矣二雖非君

位而德在焉所以爲大人而世之人利見之也○李氏舜臣曰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二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於包犧心畫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何氏楷曰道止於中中寓於庸庸者常也平无奇之名言必有物无苟高也惟其信无擇言矣行必有則无苟難也惟其謹无擇行矣信謹誠也天德也一實焉而已○馮氏椅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出於此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蘇氏濬曰九三一爻是古人學問大源頭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俱不出此康熙解義曰夫子詳繹九三一爻而內聖外王之學无不畢具己愚謂乾之三者人位之始故聖人繫之辭曰人道而不曰龍蓋易本是人道之鑑學問之衡也故於此爻而釋聖學之切要特詳矣九三居危地而踐上下進退之際方所其行難必處

得其全者也豈能得无咎然以剛居剛有乾乾之德故終日至夕而不息是乾乾之德之故也惕者无懈怠之真體也終日乾乾必有事焉自始至終而不倦是德滿誠成之符也是故雖危得无咎也蓋君子平日自全之道不外德業況於當危厲之時以欲得自全者乎故觀此象可以進德脩業也忠者心之盡而无私信者心之實而无偽忠信即誠即心德也存之內是所以進德也言語文字皆曰辭不可須臾離者言語也脩省之於內則誠脩飾之於外則巧言片言一語守真去偽言行平衡莫毫不誠寔者而其誠自立焉是所以居業也居猶脩室家而後居之德之見于應物行事

者謂之業言行一致聖學之緊要合內外之道也先知至善極致而行以至之則動而莫不吉是先知而後至故曰可與幾幾謂知之先見也既知所成終而行以終之則制事之宜固存於此故曰可與存義與許也與可與共學之與同是故居上而不驕是忘貴持盈也在下位而不憂是安分勝任也故自彊不息無時而不惕則處無不當此所以雖危得无咎也蓋九三下體之上故曰居上上體之下故曰在下時字眼矣○愚案夫子於此爻示學問之源頭尤深切叮嚀也先儒各各所發明亦精切多矣故雖似煩喋舉諸家粹說如左蓋於夫子循循之訓亦可以弗畔與

程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脩業大事小事只是忠信爲實下手處又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立誠若脩飾言辭只是爲僞也脩其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俞氏琰曰德與忠信皆主於心者也業與辭皆見於事者也事已成謂之業脩業者業未成則脩而成之也居業業已成則居而守之也楊氏簡曰應酬交錯萬變相縻君子居其間順物徇情造次發語往往隨世不无文飾不无失信世俗習以爲常以爲不如此將取禍此等情僞古今同情不知蠹壞忠信莫此爲甚君子于是有脩辭工夫使不至于忤物又不

至于失信交錯應酬擾擾萬變之中而忠信純一无間无雜則德業不至于墮敗矣故曰居業居有安居不動之義若言語之間一毫詐偽豈能保其不敗也此萬世通患不可不講錢氏一本曰今人德不進只是不忠信業不修只是言詞誕妄君子闕疑慎餘纔動口更无一語不忠不信把真實不妄道理盡從口上立根基卽口卽心卽辭卽事日脩日誠德之進在此日積日富業之脩在此富有大業盡從脩辭立誠上藏頓更无走作之處是以謂之居業蔡氏清曰閑邪之外再无存誠工夫故承之曰存其誠脩辭之外再无立誠工夫故承之曰立其誠誠卽忠信向也誠存於心而今

則見於事而誠有立矣朱子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无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愚謂知至知也至之行也知終知也終之行也然爲兩截則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朱子曰進字貼著那幾字至字貼著那進字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幾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王氏弼曰處一體之極是至也居一卦之盡是終也處事之至而不犯咎知至者也處終而能全其終知終者也夫進物之速者義

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夫可存義其惟知終者乎疏云利  
隨幾而發見利則行故進物速疾義不若利也義者依分而動不  
妄求進故存物之終利不及義也何氏閩儒曰審其進退知時當  
進而至乎上則奮而至之罔敢後也夫然後不失事幾之會知時  
當退而終乎下則堅而終之罔敢越也夫然後不拂分義之正○  
張氏次仲曰凡人纔向學問便思著書立言欺罔天下其最上者  
不過博一虛名于本分功行毫无安頓處此是千古大病所以夫  
子教人脩辭立誠夫脩辭與立誠絕不相蒙而合言之何也出口  
爲言居平酬對无大關繫載筆爲辭辭之爲物最浮華一毫虛假

將殺天下後世所以要修修如修身之修切磋琢磨淫詞邪說芟  
削无餘惟以身之所行心之所得朴朴實實留此數語於天下以  
俟是非之自定讀其書一片真誠卓然在語言文字之際考前王  
俟聖任你世界翻覆這幾句說話搖棄他不得修辭便是修身立  
言便是立誠豈非不朽事業居之而安者乎詩三百篇勞人怨士  
何嘗有意立言精誠所激其歌也有思其泣也有懷千古文人皆  
讓他出一頭地又曰龍之爲物以神變爲用者也學者无安身立  
命之處而侈言龍德希德跡无首于是爲亂德之鄉愿无忌憚之  
中庸易簡之學流而爲險阻此學易之大病也故文言于乾卦內

三爻深切著明其說使學者有所持循蓋其學以遊世无悶爲風骨庸言庸行爲工夫忠信立誠爲本領循循造詣大而化化而神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爲飛爲躍舉而措之與時宜之而已矣不然身非龍種又无蟄存之力而欲噓氣成雲畫虎不成反類狗學龍不成則不知其爲何物矣○曾子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可謂无業之人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離音麗

九四既改革之際及將飛之時故進躍而自試也然尚未可上故退而在淵是進退從宜隨時應機而不失經權之妙用用舍无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者唯九四之象故得无咎君子觀此象可以通于世情日用蓋人之在世也或上或下无常位或進或退无恆處時正可上則居上時正可下則居下時正可進則進時正可退則退故非爲邪也非離羣也故无咎是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者之事爾呂氏祖謙曰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失若進退无常豈能无咎朱子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來氏知德曰以上進爲常則覬覦而心邪今或躍或處上

下无常而非為邪也。以下退為常則離群而德孤。今去就從宜无  
常而非離群也。惟及時以進脩而不干時以行險此其所以无咎。  
上進釋躍字義。下退釋淵字義。无常无恆釋或字義。非為邪非離  
群釋无咎字義。乾隆帝曰。上下以位言。邪以失位言。進退以時言。  
羣以下三陽言。為邪者干進離羣者忘世。君子退則脩德進則修  
業。惟恐有不及進不及脩之時。或者從時之義也。聖人仕止久速  
惟其時而已。林氏希元曰。可上而不上疑於以隱為高。可進而不  
進疑於遜世。離羣及時之時。上進之時也。欲及時是應非為邪。離  
羣句无咎得時也。蔡氏清曰。上下者進退之已成。進退者上下之

未定。聖人下字不重疊。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二體皆龍皆健皆陽。六爻亦同。九五尊位而且一卦之主爻。故舉  
同類之物物相感相應者。然重在聖人作之句。飛龍在天。聖人在  
天位之象。利見大人。天下人物瞻仰其光也。孔氏穎達曰。同聲相  
應如彈宮宮應彈角角動是也。吳澄曰。鶴鳴而子和。同氣相求如  
雄鳴而雌應之類。

天欲雨而礎潤是也。取火於日取水於月磁石鐵之母又潮汐應月虧盈之類蓋水性潤下先流濕火性炎上先焚燥龍水蟲雲水氣故雲從龍虎猛獸風烈氣故風從虎乾隆帝曰六龍同德故以同類之感召而極言利見之義以聲氣言五為聲應氣求之主以水火言五為流濕就燥之處以風雲言五為龍飛虎變之會聖人有作萬物同仰其光明故觀聖人之德如天而親於上賢賢親親是也觀聖人之德如地而親於下樂利利是也各從其類親上親下咸得其所是所謂利見也朱子曰作起也物猶人也觀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孔氏穎達曰周禮太宗伯有天產地產大司徒

云動物植物本受氣於天者是動物天體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於上也本受氣於地者是植物地體凝滯植物亦不移動是親附於下也項氏安世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為同聲同氣之義聖人之于民亦類也故為各從其類之義愚謂有聖人作則天下无不親萬物无不應雖頑民无不化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頑民犯令愚俗背法相應相求者各從其類也蓋僅有讀書者亦不過俗儒之文字爾楊簡所謂人君必反求諸己不可罪民之頑而不可化也不可歎當世之乏才也可謂正言也按龍鱗蟲之長虎山獸之君俱有君之象陽氣潤物陰氣殺物仁君

在位天澤潤下不君在位苛政困下他尚物類相感之說蔡氏蒙引詳矣。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以一卦之象言上九全龍之首故貴六龍之上故高然以卦之例言初與上固无位之地而素細民也故无位无民位非爻位之位言爵位之位自四以下皆賢人在下位而輔佐九五者而非輔助上九者然自以為貴自以為高亢心以動則豈能无悔乎雖有龍德无位无民无輔則動而必有悔也況无其德者乎君子勿亢心

以立於孤峻之地凡人之大病在亢心矣○張氏次仲曰文言第一節不釋用九二節三節加乾元二字末節又不釋用九坤文言不釋用六不曉何意

潛龍勿用下也。

此以下論六爻之義與象傳及文言前說槩无異旨此爻與陽在下也只是一意下卑也以位言龍在下則潛陽在下則藏君子在下則隱其為勿用一也初非无德以居下而未可為用也胡氏炳文曰前陽在下也七節以氣言此七節以人言後七節以時言。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程傳去聲本義上聲

以龍德言則乾之六爻皆龍以時與位言則各各有異也故九五之龍飛天而布施其德九二之龍在田而欲施其德是其時也其位也時舍猶言應時而施也舍施也與春秋傳施舍不倦之舍同此申德施普也之意蓋九二在大臣之位其職分之所當然如此已矣不可解即今直施惠德故朱註曰未為時用也○舍字始夜切止也廢也罷也始野切捨也止息也廢也置也字書如此故程傳訓止本義訓捨諸家亦同

終日乾乾行事也

林氏希元曰事所當為之事也即進德脩業是也終日乾乾日行當為之事而不止息也愚謂徒憂空惕何益成德終業只是在乾乾矣

或躍在淵自試也

進退不決者非示遲疑之迹審察時機之可與未可也洪氏曰進退之宜存乎吾心非他人所能喻故曰自試也鄭氏曰試者斟酌之謂如人和羹酌而嘗之以適五味之和蓋切知吾之所格者必无冒進之失趙氏汝楙曰凡飛者必先躍所以作其飛冲之勢今鳥雛習飛必跳躍於巢以自試其羽翰四之躍亦猶是也此以試釋躍字

飛龍在天。上治也。

治平聲。陸氏程子並去聲。

上治謂居上而治下。蓋龍飛天雨澤施布。聖人在尊位。教養布施。

○蘇氏濬曰。上治猶言盛治。不徒曰治而曰上治。五帝三王皆治

之上者也。下此則霸而已。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當地之窮位之窮。又盈而傾之時。以亢居之。豈能免乎。故曰窮之

災也。惡止悔而已。時雖窮而處得而全者。其惟聖人乎。於學者則

以不至于亢。可以免災。驕溢者必斃矣。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治去聲。

用九者。言乾卦全體大用。故上加以乾元二字。元乾之德。九乾之

爻用。謂用之於事物也。潛見惕躍飛亢。兼一百九十二陽爻。皆用

之道。示无首而吉之義也。亦乾君也。故言君道。朱子曰。君道剛

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來氏知德曰。人君體乾之元。用乾之九。至

誠惻怛之愛。常流行于剛果嚴肅之中。則張弛有則。寬猛得宜。不

剛不柔。敷政優優。而天下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陽氣潛藏。即潛龍之象。隱伏而在地中。微而未之見也。君子出處

關氣運盛衰。是隱居而俟命之時也。蘇氏濬曰。陽氣之所潛藏。生

身立命之根。天一在下不可輕洩。陸氏銓曰：微陽潛藏，愈養則愈厚。輕用則發洩無餘矣。馮氏椅曰：夫子釋潛曰：隱曰下曰藏。隨事制義，無不可也。○日講解義曰：乾爻之義，更端言之，又有如此者。蓋易書之義理無窮，聖人之學易亦引伸無盡。以乾居六十四卦之首，故特取其象，反復申明之。或以時言，或以位言，或以造化言，或以人事言。正所謂廣大悉備，變動不居者。至於乾坤而外，雖无文言而繫辭傳錯舉諸爻，以發其義，是即文言之旨也。

###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文明對潛藏。二既出潛，離隱而見於地上，陽氣生物之德發顯，故曰天下文明。謂天下視文明之德也。偏言龍德，皆為君德。專言在九五，故不言治澤之及天下，是二與五之分也。

###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三之時猶未可行，因无時不乾乾，可以偕行。

###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乾而八上乾，是乾道變革之時也。故當其時而躍然，以時之改革未定，復退而在淵。趙氏汝楨曰：三為下，至四革而為上卦，革則道亦革。此專釋上下卦之交。直解曰：道字輕當爻字看。俞氏曰：猶天道更端之時也。項氏曰：時至卯則寒革而為暄，進而得時者。

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德與位相適猶聖人在尊位故云乃位乎天德乾隆帝曰五居崇高之天位而實位乎乾健之天德故曰乃位乎天德張氏振淵曰雖有其位苟无其德可謂之位乎天位而已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乃字有味。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行則通極則塞故與時偕行乃无悔與時偕極乃有悔上陽極卦窮以亢居此盈不能持窮不知變所以有悔也○按所謂時止則

止止與極不同止如見險而止止則不陷極坐窮而不能振之意也林氏栗曰此節上下卦相應初四為始初潛藏四乃革矣革潛為躍也二五為中二文明五乃天德矣言德稱其位也三上為終三與時偕行上偕極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郭氏季公曰乾元者人之心也天之命也故二段于用九之上兩以乾元冠之吳氏澄曰剛柔適中天之則也則者理之有限節而无過无不及者也谷氏家杰曰則者有準而不過之意用九者有變而无常之意天道不是變換焉能使春夏秋冬各有其限聖人不

是變換焉能使仁義禮智各有其節用九正天之準則不過處故  
曰乃見愚謂群龍无首剛而能用柔之象六爻皆剛雖其所居不  
同用柔之道皆同此即天之則也見天則以隨其分而中行則各  
得其宜也乾隆帝曰天德者自然之妙天則者當然之準也釋溍  
益曰此兼約德之與時再釋六爻之義也與時偕極對與時偕行  
看所謂時乘御天者也乃見天則則潛而勿用亦天則乃至亢而  
有悔亦天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鄭玄作情性誤也

此申明彖傳所謂大哉乾元之義非別有乾元也乾知大始氣化

之始而亨未見性情之實處萬物資始胚胎于此而是亦不可見  
及到利貞乃見物物性情之俱足矣乾之性情即形象發生可以  
見之故曰利貞者性情也利貞即乾元之所成就矣蓋前以元亨  
利貞爲仁義禮智以論人事此舉一元統亨利貞以論天道舉一  
乾字必具元德舉一元字必貫四德元之大即乾之大矣丘氏富  
國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于六虛之中始而終終而始其生出者  
元也其歸宿者貞也亨利者其間之功用也析而四之則爲四時  
合而兩之則爲陰陽貫而一之則渾然一元之氣蓋四德本一理  
是故分而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而言之以著其體可分可合其實

一理而已。胡氏炳文曰：性情只是一健字。健者乾之性，而情其著見者也。且性情並言，昉於此。釋象曰：性命此則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情而非知性之用也。蘇氏軾曰：情者性之動也，汜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與情，非有善惡之別也。方其散而有為，則謂之情耳。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間也。至其一而无我，則謂之命耳。或曰：性情二字，與平尋他書以人所言不同，性是生理也，情是生意也。性動是情，情靜是性。始於元而通於亨，至此則性情結裹處，故曰利貞者，性情也。此本乾之健綿延不已，收斂而復其本體之象。俞氏琰曰：元起於貞，貞下

蓋有元繼焉。動生於靜，靜中蓋有動存焉。貞而元靜而動，終而復始，則生生之道不窮。若但言性而不言情，則止乎貞，純乎靜而已矣。不見貞下起元，靜中有動之意，而非生生不窮之道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俞氏琰曰：乾始即乾元也。元乃生物之始也。愚謂乾健不已之中，成始成終，萬物自受性成形，是能以美利利天下也。此其不言所利而萬物无不利矣。故贊美其神德妙用曰大矣哉。所謂大德无德，大智如无智，意相似。○利見大人，利牝馬之貞，利建侯，利行師，利涉大川等，皆止言所利之一事耳。如乾之以美利則莫物而不

有利者生物發育之功舉一不可以名稱焉此其所以大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再曰大哉益贊乾之大然猶未足形容盡焉故以剛健等七字也  
剛以體言健以性言胡炳文所謂以質言則有一定之體以性言  
則有无窮之用說得好蓋專言其體則剛而不屈撓故發育无間  
兼言其用則健而不止息言其行則四德遞嬗无過不及者中也  
言其立則四時分屬无偏倚者正也觀此四者乾之德亦備矣純  
則不二粹則不雜剛健之極謂之純中正之至謂之粹精者又純  
粹之至極也四德之外別非有剛健純粹等也乾德之大蓋於是

可以見之與○俞氏琰以為此七字惟九五足以當之九五蓋乾  
之主爻也君也孔子每贊王爻之德必兼五言乾隆帝亦取之今  
按九五備諸德盡全美苟非无此義然次句不曰諸爻而曰六爻  
則是非專指五而已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上文曰乾之全象至此曰六爻發揮潛見惕躍飛亢其象虧一則  
不足以旁通情也性者所自具情者因感而發應事隨時通變其  
用在爻胡氏炳文曰曲盡其義者在六爻而備全其德者在九五  
一爻時乘六龍以下則為九五而言也蔡氏清曰是起下文之辭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乾之六爻因時而各異其用。聖人之爲政亦因時而異其制。蓋天道備於易而聖人體易以法天道以治天下。以至无一民不得其所者。是天下平也。其象與時乘六龍以御天同。其治澤與雲行雨施而生育萬物同。聖人之功用如此。張氏清子曰。彖傳言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繼之則雲雨爲乾之雲雨。此言雲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繼之。則聖人之功卽乾而雲雨乃聖人之德澤也。日講解義曰。元亨利貞者。乾之德。而文言以屬之君子。天人同一體也。雲行雨施者。乾之功。而文言以屬之聖人。天人同一用也。約言其義。

則一乾元足以盡之矣。

釋蓋益曰。上明乾德體必具。用此明聖人因用以得體也。

康熙帝曰。貞

元爲體。亨利爲用。然卽體卽用。不相離也。卽用卽體。未嘗二也。故

復釋之曰。乾元者始也。然卽始而亨之理已具。不待亨而後知其

亨也。利貞者成也。事之成者。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而豈在外哉。蓋

一心之發散。爲萬用之施。而萬理之宜。歸於一性之德。故其始而

必亨也。是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及其終也。利及天下。而所性

无加焉。又何利之可言。此乾元所以統天而其德所以爲大也。由

此觀之。乾之德於其元亨也。見其動直而剛焉。不息而健焉。於其

利貞也。見其裁制而中焉。確守而正焉。於其一元之妙。心普萬物

而无心也。見其不累於功利之雜，駁而純粹，不滯於聲臭之粗，而至精焉。天道如此，王道亦然。王者之道，其發之也剛，其行之也健，其裁之也中，其處之也正焉。要以體天地生生之心，能使仁覆天下而莫知爲之者，如精金美玉而无疵，如太虛浮雲而无迹，非如霸者小補之功，驩虞之效也。卦惟九五全備斯德，故六爻發揮，固所以旁通乎乾之情矣。而惟九五則兼統衆爻之德，以處崇高之位，其象爲飛龍在天者，蓋如乘六龍以御天也。龍而在天，有不興雲致雨而使下土平康者乎？夫當其膏澤溥施，卽乾之美利利天下也。及乎蕩蕩平平，大化无跡，又非乾之不言所利者與？夫子之

發明天德王道於是爲至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潜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行並去聲，行而之行，平聲，見如字，未見之見音現。

得道於心爲德行，德於身爲行，成德謂德全而无虧者也。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迹，德行相因，如形之有影。君子以已成之德舉而行之於日用，是可見之行也。然初九處潜潜之爲言也，隱也。隱而未見之時也，故行而未成，是以君子見幾而弗用也。經文曰：勿用，敎示於他之辭。此曰：弗用，自弗用也。行而未成，以時位言，非以學

問言也。蓋君子所能為者德也。所不能為者時與位也。蓋雖有有為之才。而時位如是。則不足以濟之。惟守道安卑。以俟命已矣。○楊氏時曰。聖人解易之法。於此可觀。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它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其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故時。嘗謂說易須彷彿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乾隆帝曰。前言言行謹信。此言學問寬仁。皆龍德君子體乾之實功也。聚則理得於心。辨則理驗於事。居以寬則處心大而裕。行以仁則及物公而普。學問德之府也。寬仁德之輿也。九二之君德如此。天下幸而見之。其利何如哉。六龍皆生知之聖。而有待問學者。翕受之量。不自滿。修証之功。不敢廢也。梁氏寅曰。學以聚之。理之會也。問以辨之。理之通也。此二句皆致知之事。寬以居之。德之弘也。仁以行之。德之毅也。此二句皆力行之事。致知而會通。力行而弘毅。大人之學備矣。愚謂躬行實踐。成德之功也。仁以行之。君德之至也。其始必由學問以貫通。非學則无以成大人之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重平聲下同。

以九居二而不在二五之中自所居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是不能安於上安於下如二五之中德者也然不敢自恃重剛乾乾因其時而兢惕是以雖危无咎矣凡人无時不惕則雖處危地而可以得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亦剛而不中不得二五之德位故其義與九三不異然三以居人位之始經獨以人言而於四即龍故今日不在人也或之者

進退未決之謂也欲進欲退而未定故不敢妄動所以无咎也張氏振淵曰或之者據其迹疑之者指其心疑非狐疑之疑只是詳審耳○按九四以剛居柔非重剛故本義以重字為衍諸家云三四以居重乾之際皆曰重剛蓋似強解又按三之與四俱為人道中不在人不可解孔疏云四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亦似牽強疑是有脫語與姑述臆見如右俟後之君子。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音扶先  
後並去聲

經二五皆曰利見大人者占辭也夫子於傳贊九二稱君子贊九五則稱大人尊其德也蓋九二有德无位九五德位兼備其象如聖人在天位也夫九五大入中正毫无私以臨天下以教育萬民如天覆地載生成萬物无私照无隱蔽合其明也賞以春夏罰以秋冬之類合序也盈虛消長順其自然彰善癉惡合吉凶也先天不違知幾開物後天奉天時至事起所為先後皆合天矣故天不違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人得天之道以生者鬼神承天之道以行者何其可違邪蓋天之從違何以見乎黎民之和順

爾朱子曰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格于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喪去聲

馮氏椅曰進退身也存亡位也得喪物也  
蔡清曰此說可依其愚  
下云云不必依也  
謂進也存也得也皆陽剛之象上九極窮而亢之故知三者而不知有三者之反所以失其正而有悔也蓋進者有退之道存者有

亡之理得者有喪之幾。理勢之必然也。大氏人之招災。皆來壞亂。不由恃亢。忘分者。蓋鮮矣。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夫聖人體乾道之全。常知進退存亡之幾。而順理勢之自然。是故雖當亢之時。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乾隆帝曰。申亢義。而以聖人之用終之。則用九之義在其中矣。卓氏去病曰。亢是勢在艱危。非由身特高峻。聖人當死之時。必不求生。當辱之時。必不求榮。當入山蹈海之時。必不婆娑。又曰。得正者。質理而順。

問心而安。不動意氣。不抗名節。既非智巧。亦非孤憤。平平常常。循循默默。視義如歸。求仁何怨。所謂正也。俞氏琰曰。此章句法。與天下何思何慮。禹吾无間然矣。賢哉。回也。同皆兩致其辭。而贊歎之也。王肅疑兩言聖人。改其一為愚人。謬矣。○管氏登之曰。五龍皆立於知進知退。知存知亡之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為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為正。則不慮其亡。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其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足以見聖人。非聖人不能亢。謂亢為非龍。而聖人必无死地者。此闕然媚世之學。非龍德也。愚謂此說雖有一義。而非易之本義也。聖人固雖當亢之時。而必能其道。

矣。亢而何正之有。蓋得死而不退。見難而不避。知亡而不欲存。知義者皆如此。何待聖人乎。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乾剛坤柔。乾動坤靜。其定體也。柔與靜者。固坤之本體。常分也。故曰至至者。專一之意。與至哉之至不同。然乾非剛而无柔。動而无靜。坤亦非柔而无剛。靜而无動。故天之氣機一動而施下。則地即承載而能發生萬物。匪動匪剛焉。得為生成之功乎。至柔而剛何也。蓋承天之施而不自生。行天之時而不自用。不敢先不敢後。柔中自含健之故也。非柔外別有剛健。順合體其妙用爾。是故至靜

中承天而生物。應萬種而產萬類。皆有定形。其德合无疆。故曰德方。方謂生物有常。蔡氏清曰。柔靜者。其本體也。動剛德方者。其發用也。張氏次仲曰。天一晝夜行九十餘萬里。日往月來。風雲雷雨。雜然交作。至于地之為道。居卑處下。何其柔寂然不動。何其靜。時至氣到。萬物怒生。何其剛。因物賦物。桃紅李白。亘古不變。何其方。總之。只是一順。只是一承。天時行而已。

後得主而有常。

天數一。地數二。乾居始。坤居後。乃自然之位也。坤之順道也。常道也。後者。後於乾也。得王者。得乾以為主也。如此而后不喪其分。常

故曰有常諸家云主下脫利字者非是○按知兩本是心之神  
明主我身而應萬事者也後加王作主借為主君主宰字凡可宗  
尊貴重者皆稱主

### 含萬物而化光

乾萬物之父坤萬物之母天賦萬物之性地承成萬物之形質含  
猶包也臙包萬物而化生萬類其功光矣光大也○按化古作匕  
小篆作化其義異魏氏校曰化變而无也天地密移晝夜相代于  
弄而人不知也故近取諸身人生俄而有矣又變而死齊歸于无  
故从反人為義形不頓虧疇覺于微凡言神化者一故神兩故化

凡言變化者動則變變則化愚謂氣化經化皆自无而有化生之  
義可知

###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乎歎美之辭非疑辭

道字當兼德與用看蓋坤之為道也其至順者乎順乾之所施而  
不先不後毫莫所不應和開闔出入无所自用一於順而已天之  
運動皆時也坤道自首節至此无非承天而時行者矣蓋見柔順  
中含剛健之德而能成終也○康熙帝曰動剛釋元亨也氣之發  
動而物生也德方釋利貞也形之完就而物成也柔靜者坤之本  
體其剛其方乃是乾為之主而坤順之以行止者故繼之曰後得

主而有常釋先迷後得主也。含物化光謂亨利之間致養萬物其  
功盛大釋西南得朋也。承天時行謂順承於元至貞不息陰道終  
始於陽釋東北喪朋也。蓋孔子既以坤之元亨利貞配乾為四德  
則所謂西南東北者即四時也。故用象傳所謂含弘光大者以切  
西南又用所謂乃順承天行地无疆者以切東北欲人知四方四  
初非兩義此意象傳未及故於文言發之又曰乾爻惟九五剛健  
中正得乾道之純故象傳言乘龍御天首出庶物即九五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之義也。坤爻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故文言  
言動剛德方含物承天即六二直方大之義也。象傳於乾五曰位

乎天德於坤二曰地道光也。明乎乾坤之主在比二爻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  
君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  
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慶叶音亮  
積字眼矣。行一善即是善行一不善即是不善。然非積累數行則  
不表其報也。積善于一身積于一家者慶福必迨於子孫故曰餘  
慶積不善于一身積于一家者留殃必至於子孫故曰餘殃。郭氏  
曰積善之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无一小人廁其間即有亦能辨  
之積不善之家舉家都是小人不識善為何物不善為何物。大奸

似忠大詐似信誰能辨之辨之在積善惡謂弒逆之變亂倫之大者豈一朝一夕之故邪由積不善之日久而後發起也君寵臣父愛子由其心原不早辨也知霜冰之戒則不至于此矣乾隆帝曰陰陽之類在人心則理欲之消長而善惡分在人事則倫常之順逆而治亂異其理一也亂之初生起於一念之不善馴而成之也易逆而消之也難辨之於早則可治積之以漸則勢成易曰履霜堅冰至至者以漸而至也蓋言順者順之道必有辨焉辨之不早則順非其所當順其至於堅冰必矣坤惟一順而陰積則凝故於其初而即致戒於履霜之漸且推其極而著其所由來聖人之意

深矣張氏振淵曰天道有陽必有陰原相為用然陰之為道利於從陽而不利於抗陽坤道可謂至順矣而順之變反為逆故聖人深著其順之利明臣子之大分究極其逆之禍立君父之大防也郝氏敬曰天下之事逆者易防順者難知陰之侵陽也順其消以自長也順其虛以自盈也陽日消日虛而不知夫非以其順之故與亂臣賊子篡位竊國其術靡不由此○案言順也之順陸德明曰如字朱子曰古字順慎通用按此當作慎胡炳文曰讀作順字不若慎字有下工夫處供化昭曰臣而順必不弒君子而順必不弒父此正所謂辨之于早者不作慎字解揚萬里曰順當作馴諸子多從此愚謂順者坤道之正德也至善也子順其父妻順其夫積

善之家是也。然失順之正步，則父被制其子，夫被制其妻，順之變反爲逆者，積不善之家是也。此馴以致不順，不能辨之於早，由不慎其微之故，積而至著者也。三註循環而見全義。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者正之體，正者心之體也。徹神徹鬼，應規應矩，公然无隱毫无回邪，謂之直純。一止天然之真靈德，應天下之用，謂之正。蓋直故正，正故直，正真是心之體德也。方所謂德方之方，善自我出，謂之義。心體之剛方，以裁制事者也。直正主乎內，方義形於外。坤德如

此先解云：凡人皆雖具此德，而不由於學，則不能成此德也。獨君子之學，以敬爲主，邪曲之念絕，无萌於其心，則內不期直而自直矣。行之以義，偏陂之端无所施之於事，則外不期方而自方矣。有敬直而无義方，則取舍之分不明矣。有義方而无敬直，則存養之功不密矣。孤而不可以爲大，敬義兩立德，乃不孤，所以爲大。行不利則多疑，內而念念皆天理，則內不疑；外而事事皆天理，則外不疑。是其所行，攸往皆利，何疑之有。盡坤之道如此，所以不待學習而自无不利也。○或問：直其正也，下文當曰：正以直內，今乃曰：敬以直內，何也？曰：正坤之本體也。敬君子之操守也。君子守其本體

而无他適是其所以正也。夫敬之爲字，从苟从久，苟誠也，誠久是之爲敬。魏校曰：敬，古人聚精會神之學也。朱子曰：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此可見敬是爲君子修道之要術也。又辭以德言，文言以學言，學是入德之門，又成德之基也。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義者敬中之條理，敬者義中之槩籒，非敬必在內，義必在外，夾持經緯而道全矣。无所行而不當，所以不疑其所行也。○楊氏簡曰：又辭曰直曰方，本无虧欠，本自明白，聖人慮學者誤認，故申解之。非直之外又有正，方之外又有義也。曰內曰外，不過隨衆言之道，何內外之有所行不疑者。如天地之變化，雷霆交作，風

雨散施，天地何疑之有。吾亦何疑之有。程氏汝繼曰：立字最難體認，人只有一心被許多人欲牽扯，便覺立脚不住。內直則旁引不得，外方則移易不得，更无東西走作去處。是之謂立。王氏守仁曰：敬，卽无事時，義，卽有事時。敬，孔子言修己以敬，卽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卽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卽支離決裂。工夫都无下落。乾隆帝曰：乾，二言誠，坤，二言敬，敬所以存誠也。乾，二言仁，坤，二言義，義所以輔仁也。李氏舜臣曰：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又論仁義之用，取諸此。黃氏榦曰：乾言德業，坤言敬義，雖若不同，而實相爲經緯也。欲進乾之德。

必本之以坤之敬。欲脩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非敬則內不直，德何由而進。非義則外不方。業何由而脩。終日乾乾，雖進脩夫德業，而所以進脩者，乃用力於敬義之間。用力於敬義，固可以至於大而所謂大者，乃德之日新，而業之富有也。○按董氏會通云：牟氏曰：正當作敬。深衣記云：以直其政，是知敬政字近，而誤。又轉爲正也。作敬，庶與下文叶。又按俞氏集說云：劉元城嘗改敬字而爲正字，然正无下功夫處。言敬則正在其中，二子所言是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乾隆帝曰：陽明陰晦，陰居乎陽，雖有章明之美，亦含藏於內而不露。坤以藏爲道，陰以斂爲道也。其或用之以從王事，美則歸君，而不敢以成功，自居於分，有所弗敢也。蓋天統乎地，夫統乎妻，君統乎臣，其事則一。地道卑柔，无敢專主其成，必待陽唱而後代之有終。終又稱代，見有終亦非坤之功也。張氏清子曰：人臣有大美而不能含，縕者矜也。有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自居其成者，驕也。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義。宋氏衷曰：臣子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代終天功，臣代終君事，婦代終夫業。故曰代有終。俞氏瑛曰：既曰地道无成，而又

曰代有終何也。乾能始物，不能終物。坤繼其終而終之，則坤之所  
以為有終者，終乾之所未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蓋言謹也。

天地變化，謂世運通泰之時。草木蕃，謂和氣及萬物。蓋此句自含  
賢人興起之意也。天地閉，謂正氣否塞，災眚荐見，衰世危亂之時。  
運，乾隆帝曰：變化為運之泰。草木且蕃滋，而向榮閉，則運之否。賢  
人必肥遯而退隱，隱則安，可有咎亦焉。可有譽，括囊者默足以容，  
所以儉德避難而待用之轉謹之至也。初曰蓋言順，值微陰之萌。

其觀變也深。此曰蓋言謹，處重陰之介。其審時也至。應氏摛謙曰：  
氣之昌遂，无知者亦樂勢之彫摧。有知者先危，故一陰之始，慎者  
知幾而辨微，重陰之始，謹者懼禍而戢跡。○張氏浚曰：括囊，蓋存  
充其德，待時而有為者也。漢儒乃以括囊為譏，豈不陋哉。陽舒陰  
閉，故孔子發天地閉之訓。夫閉於前而舒於後，生化之功自是出  
也。括囊之慎，庸有害乎。黃氏曰：天地變化，非春夏發生之謂也。仲  
舒所謂陰陽調風雨時者也。天地閉，非秋冬肅殺之謂也。仲舒所  
謂政多紕繆，陰陽不調者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

于事業美之至也。

乾隆帝曰黃中言中德在內通謂脈絡貫通无一毫私意之滯也。理謂文章條理无一毫私欲之淆也。正位謂知君臣之大義以正上下之名位居體謂以臣道自居而得為下之體凡此皆坤陰之美積於中故暢於四支而美在一身發於事業而美在家國天下所以為美之至而元吉也。二直內方外言其德五積中發外言其業康熙帝曰孟子曰立天下之正位正位即禮也此言正位居體者猶言以禮居身爾禮以物躬則自卑而尊人故為釋裳字之義愚謂坤之六五與乾之九五相對而取象為臣之貴而且善盡矣。

者故文言不曰尊位稱其德而曰君子蓋黃謂忠悃在于內裳謂勤功行乎外是誠於中形於外者所以發于事業也美在其中之句一節之緊要蔡氏清曰黃裳二字分而言之則黃為中裳為順理一而已天下无有形於外而不本乎中者惟有黃中之德故能以下體自居。○胡氏炳文曰蓋直內方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也敬以直內則胸中洞然表裏如一。是即所以為黃中義以方外則凡事之來義以處之无不合理。是即所以為通理五之黃中通理本於直內方外故其正位也。雖居乎五之尊而其居體也則不失于二之常二之直內方外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五之黃中通

理則內外通貫。无所容其力矣。○康熙帝曰：乾爻之言學者二。於九二則曰言信行謹。閑邪存誠也。於九三則曰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也。坤爻之言學者二。於六二則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於六五則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也。分而言之則有四。合而言之則乾二之存誠。即乾三之忠信。皆以心之實者言也。乾二之信謹。即乾三之脩辭立誠。皆以言之實者言也。在二為大人。則以成德言之。由其言行以窺其心。見其純亦不已如此也。在三為君子。則以進學言之。根於心而達於言行。見其交脩不懈如此也。坤二之直內。即坤五之黃中。皆以心之中直者言也。坤二之方外。

即坤五之正位。以行之方正者言也。二言直而五言中。直則未有不中者。中乃直之至也。二言方而五言正。方則未有不正者。正乃方之極也。二居下位。不疑所行而已。五居尊。又有發於事業之美。此則兩爻所以異也。在乾之兩爻。誠之意多。實心以體物。是乾之德也。坤之兩爻。敬之意多。虛心以順理。是坤之德也。而要之。未有不誠而不敬。未有敬而不誠者。乾坤一德也。誠敬一心也。聖人所以分言之者。蓋乾陽主實。坤陰主虛。人心之德。必兼體焉。非實則不能虛。天理為主。然後人欲退聽也。非虛則不能實。人欲屏息。然後天理流行也。自其實者言之。則曰誠。自其虛者言之。則曰敬。是

皆一心之德而非兩人之事但在聖人則純乎誠矣其敬也自然之敬也其次則主敬以至於誠故程子曰誠則无不敬未能誠則必敬而後誠而以乾坤分爲聖賢之學者此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黃

爲去聲夫音扶

朱子曰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是也蓋陰之極不肯下陽反比擬其力而欲伏陽陽雖衰未肯受陰之制粵至相疑而必戰矣方是時也陰處其盛宛似乎无陽此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以

明陽未嘗无焉陰之盛其勢似離乎陰類故稱血以明陰未嘗離其類也玄黃戰敗俱傷之色是陰陽潰亂之象故曰天地之雜雜者其分之不當也雖然變定之後天玄而地黃見其定分終不可得而易張氏兩若曰爲字嫌字故稱字皆闡發周公之意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盛或曰爻詞不過八字文言釋之一句一字俱有无窮義味所以學易者但向辭中會文切理逐字還他下落便覺羲皇去人不遠○子韶風草頌云君子何嘗去小人小人如草去還生但令鼓舞心歸化不必區區勢力爭得此旨者可以立消朋黨之禍不然君子疑嫌小人小人

亦疑嫌君子不至乎兩敗俱傷者幾希矣。○愚謂夫聖人之道也。其人亡則其政稍微。三代祖以匪无賢者。雖然无能登庸之之君也。是故民被其澤鮮矣。漢唐宋明之代。雖有治世之時。而君子黃矢之謀。易衰。小人鋸齒之謀。易盛。是以不能皆免。以及天地之雜也。況於不君苛政之世乎。顧古政教陸夷。而后風俗頹敗。愚既於泰卦而述之。兆幾又聞之。師夫風俗之敗。危邦之始。有仁義之容。而靡仁義之心。細民爰號。饑矣。豪民爰誇。飽矣。儒士天下之爲棄。財苦生計。妣姝天下之代寶。非浴貴賞。有司受賕。自私。奸民行賊。自利。君臣紊職。上下犯分。朝澤不降。野情不達。此之謂風俗敗。蓋

將龍戰之始也。逮此時也。雖有賢者。愠于羣小。猶龍而无尺木。爰立于世。得爲尺郭乎。君子去盡。而小人剝廬。此之謂其血玄黃。天地雜也。蓋所以不暇自哀。而使後人哀之者。自古滔滔皆是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之例如此。

古易斷外篇卷三 上終

